

小思文學及教育語錄（之一）

黃燕萍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小思老師：

這篇「小思文學語錄」，是整理自1999年至2002年三年間，我修讀您任教科目時的課堂筆記。這兩個星期來寫您的印象記、整理您的語錄、做資料訂正的過程，讓我得到很多新的啟發：關於文學亦關於教學。

我發覺即使再用十倍、二十倍的篇幅，亦不夠我把一些您說過的、或您和學生在課堂上討論過的而未有書面記錄的文學意見全數整理出來，所以我把這篇〈小思文學語錄〉定名為（之一），是因為我還想繼續整理出（之二）、（之三）……當然，就這方面我需要有更充裕的時間和更多的輔助參考資料，這些我會自己再進一步安排的。

但我答應您我一定會繼續這項工作，因我覺得這涉及的不止於文學、還有教學的層面（可能我現在正在唸教育，所以便有了多一重的考慮）。而我真的認為這可以讓其他教育工作者借鏡：您在教學上與學生的碰撞與火花！十分有意思！

但作為一個生活在香港的文化人，必得兼顧其他許多繁瑣的工作。這是您清楚也是您必須體諒的，所以我不知道自己要用多少時間才能完成一系列您的文學、教學語錄，也許兩年、也許三年、也許五年、也許十年、也許更久……所以您一定要答應好好保重自己的身體。這樣您才可以看著您所有的學生做一切有益於文學、教學與社會的事。千萬不要再說任何有關自己生命的晦氣話，那對愛您的學生而言，是一種極殘忍的傷害和打擊。而且我們都希望您能有健康的身體，在我們日後失意迷茫的時候，給我們有力的手和有利的意見。

敬祝

安康

學生 燕萍敬上

2002年12月18日



1999.12.4 小思參加「第三屆香港文學節」之「文學散步」活動

1. 關於文本的閱讀、理解與詮釋

王德威跟西西都認為，對一個文本的「誤讀／曲解」，也可以是一個「快樂的開端」。是的，在閱讀的時候，我們真的可以做一個「快樂的誤讀者」。作為讀者，我們絕對可以將個人的生活經驗、理解能力滲入文本閱讀的過程中，先以「直感、直覺」的方式投入文本的情景裡，再以理性的方式嘗試發掘文本材料，尋找曲解、誤讀的合理性、求取自我訊息之認同。亦唯有如此，一個尋常文本方可與個人生命的憬悟、經歷產生契合的意義。

但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亦應注意讀者經驗於文本的參與程度，假如閱讀時全以個人經驗出發，則我們將難投入文本。且依自我識知評論事物，亦將因個人知識層面、或理論根基的局限，而使文本詮釋存在許多危險性。因此，在閱讀、理解與詮釋的過程中，我們必得拿捏好讀者參與的分寸所在。

2. 埋藏在那幽幽小園裡的動人故事

蕭紅逝世。1942年1月25日黃昏，在她彌留之際一直陪伴在她身邊的端木蕻良和駱賓基，把她的骨灰埋在淺水灣麗都花園海濱，蕭紅生前最喜歡的鳳凰木下。

數十年後我北上訪問端木蕻良，他才告訴我，當年他把蕭紅一半的骨灰，偷偷藏在一個花瓶裡，安置在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那個幽幽的小園裡。然而當我到

達端木蕻良指定的那個花園裡，卻發覺物貌全非，經過數十年環境變遷，我已無從根據端木蕻良的指示找到蕭紅葬身的那棵影樹。為此，我曾經千方百計希望安排端木來港，讓他親自找出蕭紅的骨灰。可惜幾經周折都不成事！直至1996年，端木蕻良才懷抱著這樁心事離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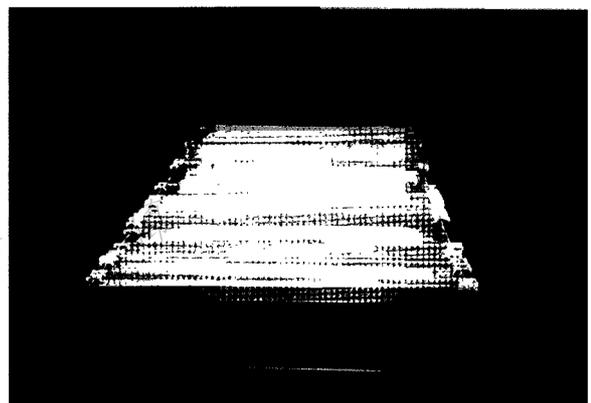
翌年，其妻鍾耀群帶同部份端木蕻良的骨灰來港，於1997年5月13日灑於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的花園裡。當日，我目睹著鍾女士在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的花園裡，躊躇著不知何棵影樹才是蕭紅的埋身之地，要如何讓丈夫得以長伴他深愛的女子？這時一陣急風吹過，端木蕻良的骨灰乃隨風揮起，依附到每個風逝的角落。而鍾女士亦總算成全了丈夫牽懸數十年的遺憾……

在這裡我們看到最高尚的人格，試想，一個女子要有怎麼樣的胸襟？才能做出這種情感上的成全！

3. 從馬朗〈北角之夜：說到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一種不可或缺的文化景觀〉

馬朗的〈北角之夜〉，刻劃了五十年代香港社會的繁華表徵，場景大致是北角新貴之地的英皇道與發展邊緣的春秧街。

詩的開首便是「最後一列電車落寞地駛過後／遠遠交叉路口的小紅燈熄了」，為什麼是「最後一列」呢？又為什麼是「交叉路口」的小紅燈，這是否意味



2002.12.20 小思捐贈與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之作家檔案資料



2001.5.11 小思獲「二〇〇〇年度校長模範教學獎」出席頒獎典禮

著詩人當初面臨留國與來港的「交叉」抉擇？

此外，繁華景觀的描繪，顯現出南來人處於邊緣之地的落寞蒼涼感，實物刻劃之外猶有

其他的迴環餘地。全詩雖實寫「北角之夜」，但作者的思潮卻游移、穿梭於現實與回憶之間，重疊著現在、過去以抒情。詩中用了超過一半的篇幅描寫北角街邊的風月、處於風月之地的舞孃，全詩從宏觀到微觀，從整體到聚焦，並特寫了舞孃手裡斜垂的傘、執傘的「素蓮似的手上傳來的微溫」，朦朧的夜色裡，追逐舞孃的路程中，湧現著似濃似淡的思緒愁懷，建構出一個香港道地的「追星逐月的春夜」……

不知道對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較熟悉的人有否留意，在五、六十年代南來文人以香港為背景的著作中，舞孃幾乎是一種不曾缺席的描述對象。南來文人是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壇的重要成員，他們對舞孃這類人物的頻密刻畫，使之成為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裡一種不可或缺的文化景觀。到底，南來文人在文本裡對這類風月人物的刻劃頻率，揭示了香港何種的社會底蘊，又暴露了南來人怎麼樣的情意結，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4. 一點蚊香，如何呈現一個女子的心事——張愛玲〈傾城之戀〉局部細讀

〈傾城之戀〉中，兩次提及白流蘇燃點蚊香（張愛玲〈傾城之戀〉，載張愛玲《張愛玲全集5·傾城之

戀》，香港：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頁199、200、230）。這個安排有何用意？（筆者按：課堂討論原包括由許鞍華執導的改編電影，此處只摘錄同學及小思老師對於文本的意見。）

同學甲：我覺得，文本中兩次描述白流蘇燃點蚊香，其實是有著內在象徵意義的。想想蚊香的用處：驅蚊。再想想蚊子的特徵：嗡嗡嗡嗡地纏著人，不可見卻有著傷害性——這豈不也是「流言」的特徵。所以我會把白流蘇燃點蚊香的行為，看成她面對「流言」、抗拒「流言」、企圖驅逐「流言」的一種姿態。

要了解兩情個情節安排的用意，可以先比較兩者的異同之處。

就兩者的共通之處來看，白流蘇兩次燃點蚊香的場景皆在上海的白公館（筆者按：此言有誤，後由小思老師糾正），那是一個充斥著流言蜚語的是非之地，也是最叫流蘇感到壓力的大家庭；而從情節的進程觀之，流蘇第一次燃點蚊香，是在她陪伴寶絡外出與范柳原相親，卻搶盡寶絡的鋒頭，與范柳原跳了整晚舞。回到白公館，三奶奶、四奶奶、金蟬、金枝在陽台上數落著流蘇，罵她被「豬油蒙了心」，是「破壞妹子好事」的「敗柳殘花」……流蘇在屋子裡清清楚楚地聽著嫂嫂們對她的辱罵，就在這樣的背景裡燃點起蚊香。文末流蘇再次點燃蚊香，從情節的進程來看，流蘇離婚再嫁范柳原，而四奶奶亦決定跟四爺進行離



右起：小思、吳平、陸離攝於2002.5.10



婚，「眾人背後都派流蘇的不是。流蘇離了婚再嫁，竟有這樣驚人的成就，難怪旁人要學她的榜樣」。因著改嫁的偉大成就，流蘇被指責為四爺、四奶奶婚變的罪魁禍首，而她便是在這樣的背景裡，再次點燃起蚊香。可見流蘇兩次點燃蚊香，皆是流言擾攘紛飛著攻擊她的時候。

就兩者的差異之處來看，流蘇兩次面對流言的攻擊，心態卻是相去千里的，首次燃點蚊香後，她摟著自己那件月蟬翼紗旗袍，「鄭重地把臉偎在上面。蚊香的綠煙一蓬一蓬浮上來，直薰到腦子裡去。她的眼睛裡，眼淚閃著光。」由此可見，流蘇備受流言的困擾，顯得無力抗拒，只能任由流言侵襲自己；第二次點燃蚊香的時候，流蘇在婚姻上取得成就，得到了眾人虎視眈眈的范柳原，亦揭起了哥嫂離婚的導火線，受著眾人的非議，但她「蹲在燈影裡點蚊香。想到四奶奶，她微笑了。」其後更「笑吟吟的站起身來，將蚊香盤踢到桌子底下去。」可見她雖處於是非，卻已有足夠自信超然於事外，安然面對千夫所指。

同學乙：總體來說，我對白流蘇兩次燃點蚊香的情節安排的用意還沒有太明確的概念。但我特別留意到白流蘇第一次點蚊香時，作者用了極多篇幅，聚焦刻畫了白流蘇劃火柴的姿態，她「擦亮了洋火，眼看著它燒過去，火紅的小三角旗，在它自己的風中搖擺著，移，移到她手指邊，她撲的一聲吹滅了它，只剩下一截紅艷的小旗桿，旗桿也枯萎了，垂下灰白蠅

曲的鬼影子。」

那種紅旗桿的意象，叫我聯想到戰爭的意味。事實上，白流蘇不正像戰後歸來的兵將嗎？她打的既是一場兩性之間的戰爭，必得小心翼翼地衡量范柳原對她說的話有多少是真心的，提防著自己是個「六親無靠的人，她只有她自己了。」所以不能再受男人的欺



2002.6.15 小思訪問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

哄。此外，這也是一場同性之間的戰爭，她在寶絡相親的過程中搶了妹妹的鋒頭，破壞了妹妹的好事，使家裡的女人們同仇敵愾地恨懟著她。她卻覺得這是「她給了她們一點顏色看看」，使她們對她刮目相看，說到底「一個女人，再好些，得不到異性的愛，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所以在爭奪范柳原的這場戰爭中，她雖然輸了與寶絡之間的姐妹情誼，卻贏得了她們的「肅然起敬」。

小思老師總結：同學提到白流蘇點燃蚊香，具備了她意欲「驅逐流言」的象徵，這樣的詮釋我同意，但同學提到白流蘇「兩次燃點蚊香的場景皆在上海的白公館」，這可就不對了，留意文本裡交代「白公館裡流蘇只回去過一次，只怕人多嘴多，惹出是非來。」所以不能說白流蘇當時是在上海的白公館，這是閱讀的疏忽。以後必得小心。

至於有同學提到白流蘇第一次點蚊香時，劃火柴的姿態、那種紅旗桿的意象，充滿了戰爭的意味。這點連我之前也沒有想過，這是一個很新鮮的發現！

但就這兩個情節的討論，同學的見解還不夠全面，尚有一些遺漏，諸如行文的節奏、明暗意象的對

比、白流蘇心理狀態的轉變等等，都還有很多可以斟酌細究的空間。

就行文的節奏跟明暗意象的對比兩方面來看，張愛玲描寫白流蘇第一次點燃蚊香。作者營造了一個黑暗的、深沉的、嚴峻的氛圍作背景，「流蘇蹲在地上摸著黑點燃蚊香」，眼裡只有擦亮了洋火那一丁點的光明，耳裡聽著陽台上嫂嫂們對她刺骨的辱罵。留意作者描述流蘇燃點蚊香？香的動作，其刻劃節奏極其遲緩，這種緩慢的節奏充斥著一種不知前景的折磨感，而白流蘇就在這樣的壓力氛圍中擁抱著自己那件月白蟬紗旗袍，這呈現出一個失婚女子寄居娘家的孤寂和無依感。至於第二次點燃蚊香，則是在一個光明的、輕鬆的環境裡進行，節奏十分明朗，顯現出流蘇在婚姻勝利中得到的自信。

另外，同學不知有否留意到白流蘇心理狀態的轉變，白流蘇兩次點燃蚊香，皆是想著范柳原。第一次燃點蚊香時，她聽著嫂嫂們對她的侮蔑，想著自己因得到范柳原注意，而引起同性對她的「刮目相看」。這當中雖然充滿了女性不自足、需通過他人方得自我肯定的嘲弄，但流蘇想著這點卻微笑了。待想到范柳原不知是否真心喜歡她的時候：她的思緒又沉了下去，因為她不肯定這個男人是否可以帶給她光明的前景？所以在短時間裡由微笑而哭泣，可見其思緒之紊亂。第二次燃點蚊香時，流蘇想到哥嫂婚姻破裂的事，於是「她微笑了」。再想到「范柳原現在從來不跟她鬧著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那是值得慶幸的現象，表示他完全把她當作自家人看待——一名正言順的妻，然而流蘇還是有點悵惘。」在極短的時間裡，流蘇的心情又由愉悅轉為悵惘。這完全揭示了白流蘇心緒的複雜性。所以篇末雖說「到處都是傳奇，可不見得有這麼圓滿的收場（指范、白的婚姻）。」但結局是否真的具備 久的圓滿性，這是得我們繼續深思、尋思的。

5. 一種膚色，如何盡描一位傾城女子的花顏——張愛玲〈傾城之戀〉局部細讀

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裡，對於傾倒范柳原，亦傾倒了一座繁盛絢麗的城市的白流蘇的容？，並不曾花太多筆墨描繪，以呈現其「傾城之貌」，藉之帶出「傾城」的合理性。文本裡對白流蘇容貌的直接描繪，就只有這麼一段，「她那一類的嬌小的身軀是最不顯老的一種，永遠是纖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她的臉，從前是白得像磁，現在由磁變為玉——半透明的輕青的玉……」說到這裡，同學能否想像得出白流蘇的膚色？而這樣的一種膚色又代表甚麼？……（無人作答）

你們知不知道，就為了張愛玲如此描述白流蘇的膚色，我開始研究起磁器跟玉器來。你們知道嗎？最好的白磁跟玉器，都有著極其溫潤細膩的質感，顏色是半透明的，給人一種吹彈得破的感覺。這說明了甚麼？說明了白流蘇極美且保養得極好。透過對白流蘇膚色的敘述，張愛玲其實已經盡描了一位傾城女子的花顏。

備註：上述語錄整理自1999年至2002年三年間，筆者修讀小思老師任教科目時的課堂筆記，包括「香港文學與藝術」（1999/2000）、「香港文學散步」（2000/2001）、「香港語文教學專題」、「香港文學專題」（2001/2002），以及課餘聚會時聽取自小思老師的文學意見。

電郵：02413620@hkbu.edu.hk



1999.12.5 小思出席「第三屆香港文學節」之「與作家會面」講座